



# 黑监狱——湖北省洗脑班

第五期

2012年7月18日

## 嗜血的暴行成中共打手的“研究课题”

——张伟杰揭露湖北省“法治教育所”黑监狱暴行

【明慧网】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九日非法庭审七位法轮功学员，其中民企经营者张伟杰，被非法判刑五年，被劫持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，正在上诉中。二零一一年，张伟杰被警方劫持在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刑讯逼供半年之久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那些施暴的恶徒们，竟公开的将惨无人道的暴行称为“研究课题”。



张伟杰夫妇，妻子陈蔓被冤判七年，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遭迫害。

以下是张伟杰揭露在湖北省法治教育所被迫害的经历。

我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在单位上班时，被武汉市国保大队的便衣晏士国（男，三十岁左右）、项南（音）（男三十岁左右）、陈友明（男，三十岁左右，）绑架。当时让他们出示证件他们不出示，我不肯被他们带走，项南打我，他们把我强行塞入车中带走，在路上他们用黑塑料袋套在我头上，不让我看到外面的情况，他们把我带到湖北省政法委、“六一零”办的湖北省法制教育所——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，以所谓“监视居住”名义将我关押在这里进行迫害折磨。

### 黑监狱

我被关进来后，一个自称负责关押的姓邓的队长过来。（在这里，他们对自己个人信息都非常注意保密，不讲真名，有的只有姓，有的只用小名，他们心里都明白，他们干的这些事太伤天害理，太缺德，害怕被曝光）这个姓邓的队长名叫邓群（男，三十岁左右，身高 1.78 米，体重 180 斤左右）。邓群和这里其他几个打手一样，喜怒无常，时常还在说笑，突然就一拳打去，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表现，二零一一年被正式招为司法警察。

邓群讲这里是省里办的学习班，我说这里是黑监狱，是非法机构，以所谓“监视居住”的名义把人关押在这里是非法的。邓群讲这里就是共产党办的，共产党想怎么关押就怎么关押，因为政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。“政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”这句话多邪恶，古今中外，连最残暴的纣王都不敢说政权是为自己服务的。政权是为社会服务的，为大众服务的，而当权者将马克思的这套说词潜移默化地变成了理念让人接受了。邓群说：“你说的对，这次让你没有出去告状的机会，一定要将你关起来。”我说：“炼法轮功没有罪。”邓群说：“共产党不让炼，这就是法律，这次想办法也要给你定个罪。”在这里他们确实有一

整套方法用来威逼、恐吓、诱导、欺骗被关押者，让人在这个恐怖高压环境下，精神出现恐惧，按他们吩咐的认罪。打人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。邓群说：“打你怎么了，想打就打，我养的宠物我舍不得打，打你我看心情，心情好我少打几下。”

开始，我将邓群打人的事告诉这里一个副所长张修明（五十多岁，皮肤微黑，秃顶，转业军人，沙洋劳教所重管队队长，因整人有一套，被任命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副所长）。他回答说：“孩子不听话，父亲打几下，这很正常。”这是什么逻辑？！谁是谁的孩子？他为纵容手下打人找说词。我也将打人折磨人的事告诉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处来的人，这就是他们打着“监视居住”的名义非法拘禁，私设刑堂打人折磨人。武汉市国保大队的晏士国等人也不搭理，只是笑一笑。打手邓群回头说，我将他们打人的事告诉了武汉市公安局，武汉公安告诉他们说打轻了，还不够。

在省法治教育所打人折磨人是公开的，这里的“工作人员”都习以为常，常用这个来威胁和取笑我，说让“司法警察”打你，并很详细地描述这些省法治教育所里司法警察打人的过程。这些打手也很乐意炫耀这些，打人时他们时常都是带着人观看。邓群行凶时，总是带着一个叫“小红”的黄冈女孩（姓王，二十岁左右，1.55 米，卫校毕业）。

一次，邓群透露省法治教育所里有一套完备的整人手段，他们决定要对我采用这个手段，并画出**流程：罚站；打；绝食（实际是不让人吃饭）；灌食；不让睡觉；吊铐；打毒针（下药）；电棍电**。之后，他们开始动手。最先动手的是邓群和省法治教育所里的另一个打手胡高伟（三十九军专业，当过十五年兵，离婚，凶残没人性）。他们用拳头打我的头，并开始不让我吃饭，不让睡觉，每天二十四小时强迫我站立。

邓群、胡高伟、何伟、小红、跟一个医生万军，他们几个负责每天给我灌食二次，一般一次要灌一个多小时，其实就是折磨人。他们不停地把灌食管插入，拔出，让我感到痛苦不堪。万军和小红还用医学知识在旁边劝：这插管上已经有血了，说明食道已经插破了，过几天就会烂，再插下去，胃也会插破，以后就不能吃东西了，说不定插不好，把气管也插坏了；如果不接受他们的要求，他们不会停止，而这些伤害是没有表面伤的，检查不出来。



酷刑演示：野蛮灌食

每次灌食，他们还带着保安和省法教所其他人来看。灌食一般在每天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，每次灌一大桶，有时两大桶，所以每次灌到一半，胃里装不下，就开始往上返，从嘴里往外流。这时胡高伟就开始拿着报纸把我吐出来的东西往我脸上涂，往头上涂，兴奋地喊：“就是这个效果”。并用东西往我头上、脸上打，周围人都跟着兴奋地取笑。

灌食的残忍还在其次，可怕的是这酷刑的执行者、旁观者，在折磨人时竟是轻松的谈笑风生，以折磨人取乐，其狠毒超过豺狼。万军还让邓群和胡高伟来插，打手们故意用力插拔，有时插进胃里绞动，看到我痛苦不堪的表情，就兴奋地大笑、取乐。我的食道开始化脓，腿肿的很粗，脚肿的象大馒头，生殖器肿的要双手才能捧住。

万军还假惺惺地劝说：“这样坚持下去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身体器官衰竭，身体垮了；还是按要求做，只有“转化”。我说：“只有在这里才知道“转化”这个词，社会上的人听不懂，其实就是投降，做叛徒，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就叫“汉奸”，让人编造谎言，按你们讲的陷害自己的朋友、熟人，达到你们欺骗社会的目的，那还是人吗？”

万军一会用发抖的手，指着骂我；一会又说共产党历史上是害死了几千万人，其实他和我可以成为朋友。我说朋友是很圣洁的词，不是狐朋狗友，禽兽是不能成为人类的朋友的，我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在哪我不管，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，我所遭受的这个血淋淋的迫害，就是你们打着共产党的名义进行的，打着法律的幌子干出来的这么赤裸裸的迫害。

万军用谩骂我来激怒打手打我，用打手打我来软硬兼施。一天，他故意大声骂我，当龚健冲过来打我耳光时，他假惺惺地说，他也看不惯他们打人，但你这样坚持他们还要来打你。

万军时而哀号，时而狂叫谩骂，丑态百出。当我将万军的和其他几个打手的行径告诉从各区、街道雇来的看押我的那些人时，他们不相信医生万军会这样，经历这些才看到其丑恶的面目。

一天，胡高伟得意地对我说，他们这样折磨我是他们的一个研究课题，强迫站着不让睡觉，不让吃饭，灌食折磨，看人意志力能坚持多久。在此之前能坚持下去的记录是十天，我已经超过了，他们这次的目标是十五天，已经达到了，他们又转入另一个试验。在此之前，只知道日本 731 活人试验用的是中国人、朝鲜人、前苏联人。而湖北省法治教育所却拿中国人做试验，是现代 731，而且他们这些行为在湖北省法治教育所里是公开的，这些参与者还能是人吗？

他们以侮辱人来取乐。他们给被非法关押的人戴上一个牌子，我不接受这种关押，拒绝戴，邓群就将牌子夹在我耳朵上，何伟另外做了一个文革式的大牌子，挂在我脖子上。我在被关押在省法治教育所的半年里，没有剪过头，头发一直很长，而胡高伟故意将我右边胡子剪去，而左边不剪来取乐。在湖北省法治教育所里，我

被当沙袋来打，我的右脸被打肿变形一个多月，至今右胸里还时时阵痛。胡高伟的左手有一次都打麻了，邓群假意说，胡高伟打的真狠，比他打的狠多了。

其实邓群、小红、胡高伟、何伟等几个打手，平时表现也很平常，而在这个环境中，却表现出嗜血的凶残兽性。这场迫害造就了一群无法无天，癫狂不可一世的人渣败类。

## 编造“罪名” 拼凑案件

他们不停地对我讲他们给我定的罪名，逼我接受，说：你不揭发张甦，就让张甦揭发你，给你定个“总协调人”职务。过一段时间又说，给我定个“副协调”，并说湖北省委 610 办的姚忠凯在管这个案子，当时的武汉市政法委书记胡绪鲲开了两次听证会，给你们定罪，说按重庆打黑方式把你们定为首要份子。

我告诉他们，你们说的“总协调”也好，“副协调”也好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你们给我安的这个“总协调”是什么职务？修炼中也没有你们理解的这种社会中的名称和权力，我从修炼开始没有人任命我任何职务，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命令，也没有命令过任何人，哪有你们说的“组织”！修炼中参加的这些学习、交流没有罪，也不违反任何法律。做好人还黑吗？重庆打黑本身就是权力斗争，文革式的运动，是司法的大倒退，你们才是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团伙。

他们说你们坚持你扛得住，总有人扛不住，只要有几个指证你就行，构成证据链，就给你定罪，不怕你们几个零口供。这就是这个所谓“案子”的证据产生的原因，私设刑堂、刑讯逼供，用恐吓、威胁、引诱等手段编造“罪名”，拼凑案件。这也是湖北省法治教育所里打人，折磨人时不避讳的原因，并用来威胁其他人。

他们的“罪名”是不断在变化。一个用莫须有的罪名给人定的罪，一个连案件是怎么成立的都讲不清楚的庭审，所谓的这么一堆“证据”，连笔录都是公安国保大队伪造的，连时间都是错的，除了户籍是真实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

我被从黑监狱——湖北省法治教育所转出后，先后被关押在几个地方。我欣慰的是，在这些地方的人都认为我们是无罪的。民众在觉醒，这让我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，苦难中国将迎来光明的到来。天要亮了！

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在武汉市洪山区马湖村，属于湖北省司法厅保密单位。其工作指令来自于中共湖北省委 610 办公室。2012 年在编警察 21 人：

周学元（政委、原湖北省司法厅计财装备处副处长）；

周水庆（所长原沙洋劳教所政委）；

副所长：张亮、张修明（原沙洋劳教所三大队队长）；

政治处：喻春华（主任）、徐红梅、邓群；

管理教育科：龚健（科长）、刘琼；

财务科：徐红（科长）、刘自英、李杰、彭刚；

一中队：何伟、胡高伟；

二中队：刘成、江黎丽、吴昌爱、别小霞；

医务：万军；警戒护卫队负责人：刘克兵。